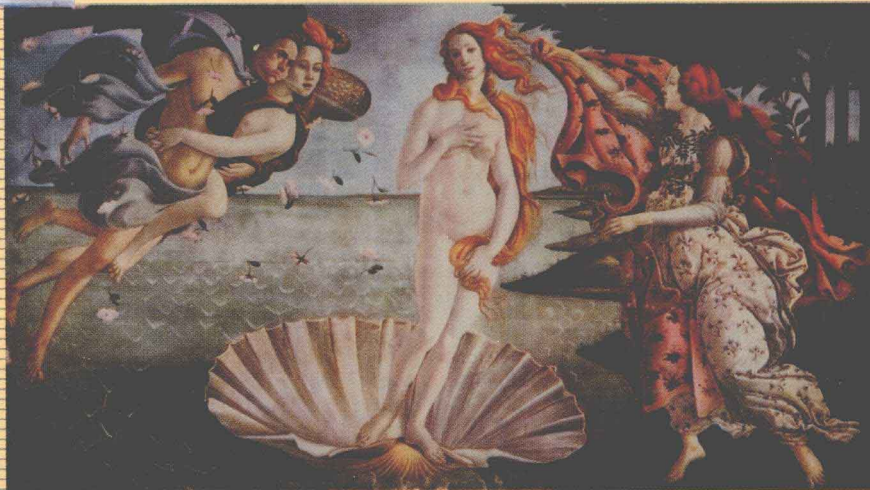


SHIJIEJINGDIANWENXUEMINGZHU YILIN

世界经典 文学名著译林



欧也妮与葛朗台
老人与海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译林

欧也妮·葛朗台

巴尔扎克(法国) 著

老人与海

海明威(美国) 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 录

欧也妮·葛朗台	(1)
资产者的面孔	(1)
在巴黎的堂兄弟	(29)
内地的爱情	(46)
吝啬鬼的许愿和情人的起誓	(78)
家庭的困难	(117)
如此人生	(149)
结 局	(168)
老人与海	(171)

欧也妮·葛朗台

资产者的面孔

在一些内地城市里，有些屋子总是令人郁郁寡欢。他们看上去像阴森无比的修道院，或像最荒芜的旷野，最凄清的废墟。修道院的寂静，旷野的乏味和废墟的衰弱残败，或许这一类屋子都兼有一些。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寂静，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脚声，或是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僧侣般脸孔的人，一动不动，用阴沉、冷冰冰的眼光瞪着生人，那么外地客人可能会认为这些屋子是没有人住的空屋。

索漠城里有一所住宅，外表就像以上描述的那样凄凉。一条凹凸不平的街，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街的尽头便是那所屋子。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往的那条街，冬冷夏热，有些地方暗得很，但是挺有特色：小石子铺成的路面，传出悦耳的回声，永远清洁干燥，街面狭小且弯弯曲曲，两旁非常幽静的屋子，坐落在城脚下，是老城的部分。

这些屋子已有三百年历史，虽是木造的，还很牢固，格式各种各样，别具一格，使索漠城的这一个区域特别受到考古家与艺术家的注意。走过这些屋子，你会忍不住欣赏那些粗大的梁木，两边雕刻着怪异的形象，盖在大多数的底层上面，成为一条黝黑的浮雕。

有些地方，屋子的横木盖着石板，不很坚固的墙上勾勒着蓝色的图案，木料支架的屋顶，日积月累，有点向下弯曲了；风吹雨打，椽子已经腐朽，翘曲。有些地方，露出破旧黝黑的窗槛，细巧的雕刻已经模糊不清了，贫穷的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蔷薇，那棕色的瓦盆，窗槛似乎就承受不住。继续向前走，有的门上钉着粗大的钉子在上面，我们的祖先异想天开地刻上些奇奇怪怪的文字，其意义如石沉大海，已无人知道了：可能是一个新教徒对于自己的信仰的表白，也可能是一个旧教徒为反对新教而对亨利四世的诅咒。也有一般布尔乔亚刻些徽号，表示他们是旧乡绅，控制过当地的政治。这一切中间就有整部法兰西历史的影子。一边是墙壁粉刷粗糙、摇摇欲坠的屋子，还是工匠炫耀技术遗留的宝贝；贴邻便是一座乡绅的住宅，半圆形门框上的贵族徽号，受过了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摧残，但痕迹依稀可见。

这条街上，做买卖的底层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欢中世纪文物的人，在此可以遇到完全像我们上代里的那种习艺工场，一派朴素简陋的气象。宽大低矮的店堂，既没有铺面，没有摆在廊下的货摊，也没有橱窗，可是又深又黑，里外全无装璜。满板的大门分做上下两截，简陋的钉了铁皮；上半截望里打开，下半截

装有带弹簧的门铃，进进出出的人倒是不少。在门旁半人高的墙上，有一排厚实的护窗板，白天卸落，夜晚装上，然后锁上铁门。这间地窖式的潮湿的屋子，就靠大门的上半截，或者一些空气与阳光，充满窗洞与屋顶之间的空间。陈列商品的方位，在半人高的墙壁下面，招徕顾客的玩艺，这儿是绝对没有的。商品的种类要依铺子的不同而定：或者摆着两三桶盐和鲐鱼，或者是几捆帆布与绳索，楼板的椽木上悬挂着黄铜索，倚墙放着的是一排桶箍，再不然架上搁些布匹。

要是你走进门，就会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白白净净，围着白围巾，手臂通红，一见你进来便立刻放下编织物，叫唤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招呼你，也许是两个铜子也许是两万法郎的买卖，而对你的态度，冷淡、热情或傲慢，则决定于店主的个性了。

你也可看到一个做酒桶木材的商人，两只大拇指不断交缠着，坐在门口跟邻居谈天。你从表面上看，他所有的商品只不过是基本的酒瓶架或两三捆薄木板。但是安育地区所有的箍桶匠，都是向他码头上存货充足的工场购买原料的。他知道如果葡萄的收成好，他能卖掉多少桶板，常常估计十分准确，上下最多差一两块板。一天的好太阳教他发财，一场雨水教他亏本：酒桶的市价，一个上午可以从十一法郎猛跌六法郎。

像都兰区域一样，这个地方，市面是由天气决定的。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旅店主人，船夫，都日盼夜盼晴天；晚上睡觉，就怕第二天早上听说隔夜结了冰；他们怕风，怕雨，怕旱，忽尔雨水，忽尔要天时转暖，忽尔又要满天上云。在天公与尘世的利益之间，争执是没完没了的。晴雨表能够教人欢喜，教人忧。

这条街从前是索漠城的大街，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对每份人家来说，“黄金一般的好天气”这句话，都代表一个收入的数目。而且每个人都会对邻居说：“是啊，天上落金子下来了。”因为他们知

道一道阳光和一场时雨对他们利益影响有多大。在天气美好的季节，到了星期六中午，一个铜子的东西也无法买到。做生意的人也有一个葡萄园，一方小园地，全要下乡去忙他两天。买进，卖出，赚头，一切都是预先计算好的，生意人是很闲的，可以花半天时间睡觉，说长道短，议论旁人的私事。某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邻居就要问她的丈夫是否煮得恰如其分。一个年轻的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不让所有的闲人看见是决不可能的。因此大家的良心是敞开的，那些难以窥探的，黑暗寂静的屋子，并藏不了什么秘密。

一般人大部分都在露天过活：每对夫妇坐在大门口，吃中饭，吃晚饭，吵架拌嘴全在那里。街上的行人，无不对他们进行探讨研究。所以从前一个外乡人到内地，四处遭人笑话是避免不了的。这就为许多有趣的故事积累了题材，安越人的爱寻开心也是这样出名的，因为他们最拿手的便是编这一类的市井笑料。

早先住在这条街上的全是本地的乡绅，街的高头都是古城里的老宅子，是世道人心都还朴实的时代的遗物，而如今这种古风是一天天的消灭了。我们这个故事中的那所荒凉凄清的屋子，就是其中之一。

在古香古色的街上所偶然碰到的那些不足一提的小事都足以唤起你的回忆，全部的气息使你不由自主的沉入遐想。左转右拐走过去，你可以看到一处黑洞洞的凹进去的地方，在这凹坑中间便藏着葛朗台府上的大门。

在内地，一个人的家被称做府上则分量是不轻的；不知道葛朗台先生的身世，就无法知道这称呼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的名望，是很有来头的，对此从没在内地耽留过的人是不可能明白透彻的。葛朗台先生，有些人还称他做葛朗台老头，但这个称呼老人们越来越少用了，他在一七八九年上是一个很富裕的箍桶匠，认识几个字，能写会算。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区标卖教会产业的时候，那年他四十岁，才娶了一个有钱的木板商

的女儿。他拿自己的现款和老婆的嫁妆，凑成两千金路易，跑到区公所。标卖监督官是一个蛮横的共和党人，葛朗台把丈人给的四百路幼往他手里一塞，就三钱不值两钱的，虽然这是违法的，但至少是合法的买到了区里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另外还有几块分种田。

索漠的市民革命气息很少，因此在他们看来，葛朗台老头是一个激烈的家伙，前进分子，共和党人，密切关注新潮流的人物，其实箍桶匠关心的只是葡萄园。上面派他当索漠区的行政委员，于是他的温和政策影响了地方上的政治与商业。

在政治方面，他包庇从前的贵族，想方设法使流亡乡绅的产业不致被公家拍卖；在商业方面，他向革命军队承包了一二千桶白酒，代价是把本来留作最后一批标卖的某个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弄到了手。

拿破仑执政的时期，葛朗台做了区长，在他管理下，地方事务处理得十分好，可是他葡萄的收获更好；拿破仑称帝的时候，葛朗台先生变得茕茕孑立。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另外派了一个乡绅兼大地主，后来晋封为男爵的人来取代因为有红帽子嫌疑的葛朗台。葛朗台丢掉区长的荣衔，毫不惋惜。在他任内，为了本城的利益，已经造好几条出色的公路直达他的产业。登记他的房产与地产的时候，他占了不少便宜，只须缴些许税。自从他各处的庄园登记之后，靠他不断的经营，他的葡萄园在地方上成了冒尖儿，这指的是这种园里的葡萄能够酿成上等的好酒。总而言之，荣誉团的勋章对他是名副其实的。

被罢职的事发生在一八〇六年。那时葛朗台五十七岁，他的老婆三十六，他们的独养女儿年仅十岁。

大概是老天想安慰安慰丢职的他吧！这一年上葛朗台连续得了三笔遗产，先是他丈母特·拉·古地尼埃太太的，接着是太太的外公特·拉·裴德里埃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香蒂埃太太

❀ 欧也妮·葛朗台 ❀

的：这些遗产数目之大，无人知晓。三个老人视财如命，一辈子都在聚集钱财，以供自个儿暗地里抚摸着玩。特·拉·斐德里埃老先生把放债叫做挥霍，觉得对放高利贷没有看上黄金几眼实惠。所以索漠人只能以看得见的收入估计他们积蓄的多少。

就这样葛朗台先生得了新的贵族头衔，那是爱讲平等我们也无法消除的，他成为一州里“纳税最多”的人物。他的葡萄园有一百阿尔邦，要是收成好，一年可以出产七八百桶酒，他还有十三处分种田，一座老修道院，修院的窗子，门洞，彩色玻璃，这些全部被他锁了起来，既可 not 纳税，又可保存那些东西。此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草原，上面的三千株白杨是一七九三年种下的。此外，他的产业还包括他住的房子。

而这些是众人可见的财产。至于他现金的数目，只有两个人知道个大概。一个是替葛朗台放债的公证人克罗旭，另外一个索漠城中最有钱的银行家台·格拉桑，葛朗台认为适当的时候跟他暗中合作一下，捞些好处。在内地要赢得人的信任，建立家业，行事非机密不可；老克罗旭与台·格拉桑虽然足够机密，仍免不了当众对葛朗台恭恭敬敬，使旁观的人看出前任区长的资力的雄厚。

索漠城里人人都知道葛朗台家里有一个私库，里面堆满了金路易，曾说他半夜里瞧着累累的黄金，快乐得无可形容。一般吝啬鬼认为这是确信无疑的，因为看见那好家伙连眼睛染上了金子光彩，黄澄澄的。一个靠资金赚惯大利钱的人，像色鬼，赌徒，或帮闲的清客一样，眼中自有那种说不出的神气，那躲躲闪闪的，饥饿的诡秘样子，是瞒不过他的同伴的眼睛的。凡是对东西发了狂着迷的人，这些暗号无异他们的漏洞。

葛朗台先生从来不需要别人什么；又是老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老手，何时需要为自己的收成准备一千只桶，何时只要五百只桶，他像天文学家一样预算得十分准确；投机事业从未失败，酒桶的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他老是出卖酒桶，他能够贮存起酒，等每

桶涨到两百法郎才抛出去，一般小地主却早已在一百法郎的时候脱手了。由此他理所当然博得大家的敬重。那有名的一八一一年的收成，他先囤积在家里，然后一点一点的慢慢卖出去，于是二十四万多法郎就已到手了。讲起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是条巨蟒：他会在那里躺着，蹲着，打量俘虏半天再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倒进大堆的金银，然后心安理得地去睡觉，好像一条吃饱了东西的蛇，不动声色，冷静非凡，什么事情都按步就班的。

他走过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又钦佩，又敬仰，又害怕。索漠城中，不是每个人都被他用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的抓过一下的吗？为了买田，某人从克罗旭那里借了一笔钱款，利率要一分一，某人拿期票向台·格拉桑贴现，先被扣了一大笔利息。市场上，或是夜晚的闲谈中间，几乎每天都提到葛朗台先生的大名。有些人认为，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简直是地方上值得夸耀的一宝。不少做买卖的，开旅店的，得意非凡的对外客炫耀说：

“嘿，先生，上百万的咱们这儿有两三家；可是葛朗台先生哪，连他究竟有多少家私自己也不知道！”

一八一六年的时候，索漠城里最会计算的人，估计那好家伙的地产价值大概有四百万；但在一七九三到一八一七中间，平均每年有十万法郎的进款，由此推算，他所有的现金大约和不动产的价值差不多。因此，一场牌打完了，或是谈论了一会葡萄的情形，话题转到葛朗台的时候，自作聪明的人一般就说：“葛朗台老头吗？……财产大约有五六百万吧。”要是恰巧被克罗旭或台·格拉桑听到了，他们就会说：

“你好厉害，他的数目到底有多少我都不知道呢！”

如果巴黎客人提到洛岂尔特或拉斐德那般大银行家，索漠人总要以葛朗台先生为标准，问他们是不是与他一样有钱。如果巴黎人付之一笑，回答说是的，他们便一歪脑袋，互相瞪着眼，满脸狐疑。

这个富翁的行为把偌大一笔财产镀上了金。假使他的生活起居本来有可给人家当话柄的地方，那些话柄也早已消失到九霄云外了。葛朗台的一举一动都像是钦定的，到处通行无阻；他的说话，衣著，姿势，瞪眼睛，成为这个地方的金科玉律；大家仔细地研究他，像自然科学家要研究出动物的本能的作用似的，终于在他那最普通的动作里发现了深邃而不可言传的智慧。譬如，人家说：

“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葛朗台老头已经戴起皮手套了：是收割葡萄的时候了。”

或者说：

“葛朗台老头买了许多桶板，今年的酒肯定少不了。”

肉和包子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那些佃户每个星期都给他送来一份足够的食物：阉鸡，母鸡，鸡子，牛油，麦子，作为抵租的东西。他有一所磨坊租给人家，除了缴付租金以外，磨坊司务还得亲自来拿麦子去磨，再送回面粉跟麸皮。他的独一无二的老妈子，叫做长脚拿依的，虽然年纪已不小了，还是每星期六替他做面包。至于蔬菜，葛朗台便指定房客中种菜的供应。而水果，收获之多，大部分都出售。烧火炉用的木材，是砍下田地四周的篱垣，或烂了一半的老树，派佃户锯成一段一段的，用小车装着运，他们还替他送进柴房来巴结他，讨得几声谢。据人家知道的，他的开支只有教堂里坐椅的租费，圣餐费，太太和女儿的衣著，家里的灯烛，拿依的佣钱，锅子的镀锡，国家的赋税，庄园的修理，和种植的费用。最近他买了六百阿尔邦的一座树林，托付给一个近邻照顾，答应付给他一点补贴。自从他置了这个产业之后，他才吃野味。

这家伙动作非常简单，话语极少，总是用柔和的声音发表意见，句子简短，总爱谈些过时的问题。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起，等到要进行一番长篇大论时，或者跟人家讨论什么，他便马上结结巴巴的，弄得对方晕头转向。这种口齿不明，理路不清，前言不搭后语，以及废话连篇弄糊涂了他的思想的情形，人家当做是他

缺乏教育，而实际上是他的伪装。在下文的情节中，你会明白这是为什么。而且逢到要应付，要解决什么生活上或买卖上的难题，他就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搬出四句口诀，叫做：“我不知道，我不可以，我不愿意，等着瞧吧。”

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也从来不在白纸上落黑字。人家跟他说话，他右手托着下巴，肘子靠在左手背上，冷冷的听着；无论什么事，他主意一拿定，就从不改变。一点点儿小生意，他也得在心里打半天算盘。经过一番你争我夺的谈话之后，对方自以为心中的秘密保守得密不透风，其实早已吐出了真话。他却回答道：

“我没有跟太太商量过，还无法决定。”

他那被压迫得像奴隶般的太太，却成为他生意上最方便的遮身牌。他从来不到别人家作客，不吃人家，当然也不请人家；他一点儿声响也没有，似乎什么都要节省，甚至包括动作在内。因为没有一刻不尊重旁人的主权，人家的东西，他绝对不动。

可是，尽管他声音温和，态度凝重，他箍桶匠的谈吐与习惯仍显露无余，尤其在家里，更不像在外面那么顾忌。

至于外型，他身高五尺，臃肿，横阔，腿肚子的圆周有一尺，膝盖骨多节，肩膀宽大；圆圆的脸，乌油油的，有粉刺疤；下巴笔直，嘴唇毫无曲线，牙齿雪白；冷静的眼睛好像要吃人，是通常所说的蛇眼；脑门上布满褶皱，一块块隆起的肉颇有些奥妙；青年人不知好歹，背后开葛朗台先生玩笑，将他黄黄而灰白的头发叫做金子里搀白银。鼻尖肥大，一颗满着血筋的肉瘤顶在上面，一般人振振有词说，这颗瘤里全是刁钻促狭的玩艺儿。这副脸相显出他那种阴险的狡猾，有计划的诚实和自私自利，所有的感情都倾注于吝啬的乐趣，和他惟一真正关切的独生女欧也妮身上。而且姿势，动作，走路的架势，他身上的一切都表示他只相信自己，这是他在得意的生意场上养成的习惯。所以虽然表面上性情平和，容易对付，骨子里他却硬似铁石。

他的装束总是不变，从一七九一年以来就是如此。笨重的鞋子，鞋带也是皮做的；一年四季总是穿着一双白袜，一条栗色的粗呢短裤，在膝盖下面用银箍扣紧，上身穿一件方襟的闪光丝绒背心，黄色与古铜色交相辉映，外面罩一件衣裾宽大的栗色外套，戴一条黑领带，一顶阔边帽子。他的手套跟警察的一样结实，使用时间是一年零八个月，他有一个一定的手势，把手套放在帽子边缘上一定的地位，这是为了保持手套的清洁。

关于这个人物，以上这些就是索漠人所知道的。

城里的居民能在他家有头有脑出入的只有六个。前三个中最重要的是克罗旭先生的侄子。这小伙子自从当了索漠初级裁判所所长之后，在本姓克罗旭之上又加了一个姓氏篷风，并且千方百计想让篷风出名。他的签名已经变做克·特·篷风了。倘使律师冒失地称他“克罗旭先生”，在出庭的时候对于他糊涂准让他后悔莫及。凡是称“所长先生”的，就可博得法官的庇护。对于称他“特·篷风先生”的马屁鬼，他更是报以春风般的微笑。所长先生三十三岁，有一处名叫篷风的田庄，每年收入有七千法郎；还有两个叔父的遗产正等着他呢，一个是克罗旭公证人，一个是都尔城圣·马丁大寺的教士会的克罗旭神甫；据说这两人都相当有钱。三位克罗旭，房族既多，城里的亲戚也有一二十家，好像从前佛罗棱斯的那些梅迭西斯一样，俨然结成一个党；而且克罗旭也有他们的敌党，正如梅迭西斯有巴齐一族跟他们针锋相对似的。

台·格拉桑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她十分热衷于陪葛朗台太太打牌，希望她亲爱的阿道夫能够和欧也妮小姐缔结连理。银行家台·格拉桑先生，也是齐心协力，从旁促成好事，对吝啬的老头儿不断的暗中帮忙，在事关大局的关键时刻，从来不落人后。这三位台·格拉桑也有他们的帮手，房族，和忠实的盟友。

在克罗旭方面，神甫是智囊，加上那个当公证人的兄弟做后援，他跟银行太太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想把葛朗台的大笔遗产留给

自己的侄儿。克罗旭和台·格拉桑两家明争暗斗成为索漠城中大家小户热心关切的题目。将来葛朗台小姐嫁给谁呢，是所长先生呢还是阿道夫·台·格拉桑？

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认为他们两个都得不到手。据他们说，老箍桶匠野心勃勃，想找一个贵族院议员做女婿，凭他每年收入三十万法郎的陪嫁，葛朗台过去、现在、将来的那些酒桶，还有谁计较呢？另外一批人却回答说，台·格拉桑是极有钱的世家，阿道夫长得英俊潇洒，这样一门亲事，一定能教这个出身卑微，索漠城里都亲眼目睹拿过斧头凿子，而且还当过革命党的人心花怒放，除非他后面有教皇的侄子之类的人。可是谙于世故的人提醒你说，克罗旭·特·篷风先生可以在葛朗台家随便进进出出，而他的敌手只能在星期日受招待。有的认为，台·格拉桑太太跟葛朗台家的女太太们，比克罗旭一家接近得多，日久月深，一定能说动她们，达成她的愿望。有的却认为克罗旭神甫最会花言巧语，拿女人跟出家人对抗，势力正均衡。所以索漠城中有一个才子说：

“他们正是不相上下，各有一手。”

而地方上那些熟悉内幕的老人却认为，像葛朗台那么精明的人家，家私决不肯落在外人手里。索漠的葛朗台在巴黎还有一个兄弟，非常有钱的酒商；欧也妮小姐将来铁定会嫁给巴黎葛朗台的儿子的。克罗旭和台·格拉桑两家的羽党都不赞同这种意见，说：

“一则三十年两兄弟谋面不到两次；二则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儿子有很大期望。他自己是巴黎某区的区长，兼国会议员，禁卫军旅长，商事裁判所推事，自称跟拿破仑提拔的某公爵有姻亲，索漠的葛朗台本家他早已不承认。”

方圆七八十里，甚至在安越到勃洛阿的驿车里，七嘴八舌，议论纷纷，都谈论这个有钱的独养女儿，当然是应有之事。

一八一八年初，发生了一桩事情使克罗旭党显然居于台·格拉桑党上风。素来以美丽的别庄，园亭，小溪，池塘，森林出名的法

❀ 欧也妮·葛朗台 ❀

劳丰田产，值到三百万法郎。年青的法劳丰侯爵急需现款，不得不出卖这所产业。克罗旭公证人，克罗旭所长，克罗旭神甫，外加他们的羽党，居然打消了侯爵分段出售的念头。公证人告诉他，如果分成小块标卖，肯定要跟投标落选的人不断地打官司，才能拿到田价；这样还不如整块儿让给葛朗台先生，他既买得起，又能付现钱。公证人这番话说服了卖主，于是一桩特别便宜的好买卖做成了。就这样，侯爵的那块良田给张罗着送到了葛朗台手里。他出乎索漠人意料之外，竟打了些折扣当场付清田价。连南德与奥莱昂也传遍了这个新闻。

葛朗台先生搭着人家回乡的小车，到别庄上视察。以主人的身份瞥了自己的产业一眼，回到城里，觉得这一次的投资足足有五厘利，他立刻又想到一个好主意，预备全部的田产和法劳丰并在一起。随后，他为了差不多重新填满出空了的金库，决意砍下他的树木，森林，再出卖草原上的白杨。

现在你们该明白葛朗台先生的府上这个称呼的分量了吧。那是一所坐落在城区上部，靠着坍塌的城脚的灰暗，阴森，凄清的屋子。

门框的拱柱与两根支柱，像正屋一样用的灰凝土，洛阿河岸特产的一种白石，质地松软，两百年以上是决计用不上的。寒暑的酷烈，在柱头，门洞，门顶，都磨出无数奇怪的洞眼，像法国建筑的那种虫蛀样儿，与监狱的大门有些相似。门顶上面，有一长条硬石刻成的浮雕，代表四季的形象已经剥蚀，变黑。浮雕的础石突出在外面，长着杂乱无章的野草，黄色的苦菊，五爪龙，旋覆花，车前草，还有一株已经长得很高了的小小的樱桃树。

褐色的大门是独幅的橡木做的，由于没有油水，四处都裂开了，看似单薄，其实很坚固，因为有一排对花的钉子支持。一边的门上有扇小门，中间开一个小方洞，装了铁栅，排列紧凑的铁梗锈得发红，铁栅上挂着一个环，一个敲门用的铁锤吊在上面，敲门

时，正好敲在一颗形状怪异的大钉子上。铁锤是长方形的，像古时的钟锤，又像一个又肥又大的感叹号；玩古董的人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锤子当初形状丑陋，但是日积月累，已经磨平了。

当初在宗教战争的时代，那个小铁栅，原是给屋内的人探望来客用的。现在喜欢东张西望的人，从铁栅中间可以望到黑黝黝的半绿不绿的环洞，环洞底上有几级通上花园的，零零散散的磴级。厚实而潮湿的围墙，水迹四渗，生满垂头丧气的杂树，倒是别有一番风光。这片墙原是城墙的一部，都被邻近人家利用来布置花园。

楼下最重要的房间是那间从大门内的环洞进进出出的“堂屋”。在安育、都兰、裴里各地的小城中间，外地人是懂一间堂屋的重要的。它兼做穿堂，客厅，书房，上房，饭厅；它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全家公共起居室。本区的理发匠，就是在这里替葛朗台先生一年理两次发，佃户、教士、县长、磨坊伙计上门的时候，也是呆在这里。室内铺着地板，有两扇临街的窗；古式嵌线的灰色护壁板从上铺到下，顶上的梁木都露在外面，也漆成灰色；梁木中间的楼板涂着白粉，已经有点泛黄了。

壁炉架上面挂着一面青光闪耀的镜子，为了显出玻璃的厚度，两旁的边划成斜面，一丝丝的闪光照在莪特式的镂花钢框上。壁炉架是粗糙的白石面子，摆着一座老的黄铜钟，壳子上有螺钿嵌成的图案。两盏两用的黄铜烛台分放左右，座子是铜镶边的蓝色大理石，矗立着好几支玫瑰花瓣形的灯芯盘；拿掉这些盘子，座子又可成为一个单独的烛台，平常都可以使用。

古式的坐椅，花绸面子上织着拉·风丹纳的寓言，但如果不是知识渊博的人，绝对认不出它们的内容：颜色褪尽，补钉密布，人物已经看不清楚。四边壁角里放着三角形的酒橱，顶上有几格放零星小件的搁板，油迹斑斑。在两扇窗子中间的板壁下面，放着一张嵌木细工的旧牌桌，上面刻画着棋盘。牌桌后面的壁上挂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黑框子四周有金漆的丝带形花边，苍蝇无所顾忌地钉

❀ 欧也妮·葛朗台 ❀

在上面张牙舞爪，留下的金漆恐怕是不多了。

悬挂在壁炉架对面的壁上的两幅水粉画的肖像，据说一个是特·拉·斐德里埃老人，葛朗台太太的外公，穿着王家禁卫军连长的制服；一个是挽着一个古式髻的故香蒂埃太太。都尔红绸作的窗帘，两旁用系有大坠子的丝带吊起。这种奢华的装饰，跟葛朗台一家的习惯极不协调，原来是买进这所屋子的时候就有的，包括镜框，座钟，花绸面的家具，红木酒橱等等。

靠门的窗洞下面，有一张放着草坐垫椅子的木座，葛朗台太太坐在上面可以望见街上的行人。另外一张褪色樱桃木的女红台，于是就填满了窗洞的空间，近旁还有欧也妮的小靠椅。

十五年以来，从四月到十一月，就在这里母女俩手里永远拿着活计安安静静的消磨时光。十一月初一，她们可以搬到壁炉旁边过冬了。只有到那一天，葛朗台才允许在堂屋里生火，不管春寒也不管早秋的凉意，到三月三十一日火就得熄掉。四月和十月里最冷的日子，长脚拿依就想方设法从厨房里腾出些柴炭，安排一只脚炉，在早晚给太太小姐们挡挡寒气。

母女俩负责全家的内衣被服，她们像女工一样专心致致整天劳作，甚至欧也妮想替母亲绣一方挑花领，也只能挤出睡觉时间，还得千方百计骗取父亲的蜡烛。多年来女儿与拿依用的蜡烛，总是吝啬鬼亲自分发的，正如每天早上分发面包和食物一样。

看来葛朗台的那种专制也只有长脚拿依才忍受得了。对于葛朗台夫妇有这样一个老妈子，索漠城里的人都羡慕不已。大家叫她长脚拿依，因为她身高五尺八寸。已经在葛朗台家做了三十五年。虽然一年只有六十法郎的工薪，她却被大家公认为城里最有钱的女仆了。一年六十法郎，攒了三十五年，最近居然有四千法郎存在公证人克罗旭那儿做终身年金。这笔终年不断的积蓄，似乎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目。看见这个上了六十岁的老妈子有了老年的保障，每个女佣都眼红了，却没有想到这份口粮是辛辛苦苦做牛做马挣来的。